



青春潮起

轻轻拿起抽屉里的海螺放在耳边,一阵熟悉的“嗡嗡”声传入耳中,那声音是海的呼唤,也是故乡的声音。

我老家在一个靠海的小渔村,那里的村民大多以渔业为生,同海有着深厚的缘分。每个季度算好潮涨潮落的时间,大人们便会结伴出海捕鱼,或是到海滩上捉螃蟹、捞花甲。过去在县城上小学的我,每逢假期都会回村里住一段时间。有次听同村的小伙伴说起跟长辈们去赶海的经历,十分羡慕,回家便央求大人们也带我去。

得知我想去赶海,大伯母立马点头答应。翌日清晨,她就将尚在睡梦中的我唤醒,说:“小佳,醒醒,带你去赶海咯。”此时天空还带着惺忪的鱼肚白,通往海边的乡间小路也显得格外安静,偶有一两位挑着担子的渔民同我们在路上相遇,使用亲切的闽南话打招呼:“早啊,带团仔去赶海?”“是啊,孩子想一起去。”大人们的交谈声未落,拐过路口,一片海便猝不及防地出

现在眼前,我的困意一下子如烟消云散了。

不远处,一轮金黄的朝日从海平线上缓缓升起,一望无际的蔚蓝海面犹如被洒上金色的闪粉,海浪拍打着沙滩,好似打着轻快的节拍。一阵海浪退去,不少陷在沙滩中的海螺与贝壳便都冒出了头,大伯母递给我一把小铲子,让我将想要的海货挖出来放进水桶里。开心地接过铲子,我开启了一次有趣的寻宝之旅,没走几步,我就瞧见沙滩上出现了许多如手指般大小的孔洞,听大伯母说,那是小螃蟹的藏身之处。我奋力地用铲子沿着洞口向下深挖,没承想只见深层的海水与沙砾,一直不见螃蟹的踪影。“螃蟹跑得很快哟,等你发现洞口,它们早就跑到别处去了。别急,耐心再找找。”见我有些失望,大伯母笑着安慰道。不过尝试多次无果后,我决定放弃捉螃蟹,目光转向更容易找到的海货。可是随着时间一点点地流逝,我的水桶里只多了几枚小小的花甲,其他一无所获。

故乡的海

□康佳婧

此时的日头愈来愈烈,照得我的额头直冒汗,正想坐下休息,抬头却瞧见伯母与其他几位赶海人正忙碌的身影。只见她们有时蹲下翻动沙石,有时弯腰仔细挖洞,专注地搜寻各种海货的踪影,一刻都不停歇。偶尔有几位年长的赶海人撑不住,仅是稍微直起身子,用手捶几下腰背,便继续手里的活。一阵海风拂面,吹动了这群赶海人的宽松裤管与斗笠上的丝带,阳光照着她们的脊背与脸颊,把她们们的样子衬得格外美好。我不禁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身体也好似被注入了力量,一下就有了继续在沙滩上寻找着海货的动力。

直到接近晌午时分,这趟赶海之旅才宣告结束。大伯母将捉来的小螃蟹放入我的桶内,笑着问:“团仔今天表现真棒,下次还来赶海吗?”“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晚上,我与家人一起坐在院子里,吃

着大伯母做的花甲、螃蟹、海蛸等海鲜大菜。我一边品尝着这些今天捉到的海货,一边听大人们讲过去出海讨生活的经历。通过这些对话,我才知道,村里许多大人都像大伯母一样,是靠着勤劳的双手,去赶海、出海,去捕海鲜、种海菜,就这样养活了一家老小,在村中盖起了新厝,慢慢将日子越过越好。可以说,是那片海,养育了这个小渔村的人们,托起了他们对生活的期冀。我默默听着大人们的话,也将对海洋的那份敬畏与热爱,深埋在了心里。

故乡的海,以其广阔而包容的胸襟,滋养了一方土地,也见证了岁月更迭和世事变迁。即使长大的孩子们如同海浪一样奔赴远方,这片海也始终留在他们的心中,化作了他们对故乡最深的眷恋,就像此刻的我,就真的很想回家,很想再去看看那片故乡的海。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3级学生)



早成者未必有成,晚成者未必不达。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弃。



整体是灰色的石磨,由两块大石头堆叠而成,它们都被切割成扁圆柱形。两块大石头的“咬合处”还被凿出一道道斜纹,听爷爷说这叫“磨齿”。石磨虽然结构简单,但都由纯手工打造,算是一件特别的工艺品。

这个石磨已经在我们家待了几十年,早就成为家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每天早上太阳升起前,奶奶就会将一把豆子放在石磨里碾碎,直至它们变成豆浆。这种手磨方式很费体力,奶奶每次磨完豆浆都累得满头大汗。一碗香浓的豆浆,配上一根油条或是一个包子,就是一家人都喜欢的早餐搭配。在电动豆浆机、破壁机被广泛使用的现在,奶奶依然坚持每天早起为家人手磨一碗豆浆,她说总说石磨做出来的豆浆才有古早味,喝起来才香,有家的味道。而我记得,奶奶用石磨做出来的豆浆,尝起来还带着一抹爱的味道。

——《石磨豆浆香》(洪伟航,南安市石井镇仙景村景江小学五年级)

假期里,我和爸爸结伴去捕鱼,一到河边,爸爸就赶紧放下背着帆布包,从里头拿出一个小篮子,并麻利地在里头涂一层粉。我纳闷地问:“爸爸,你涂的是什么?”爸爸笑着回答道:“这是小麦粉,鱼看了就会游过来吃,只要进到篮子里,它们就跑不掉了。”爸爸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河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篮子放入水中。我跟在旁边焦急地张望着,只想一探水里的动静。反观爸爸则气定神闲,毫不慌乱,不时还用口型无声地提醒我不要乱动,别惊扰了鱼。

我只得默默等待着,这时原本平静的水面忽然泛起阵阵涟漪,随后动静越来越大,看来是鱼跑进篮子里了。爸爸赶紧伸手快速提起篮子,估计是跑来的鱼不少,篮子多了一些重量,爸爸使了好大的劲才把篮子带出水面。“快来看!今天收获不小啊。”爸爸开心地喊我过去看,望着篮子里满满的收获,我兴奋得拍手欢呼起来。

——《假期的收获》(李沛琪,德化县第二实验小学五年级)

外公

□沈家琪

我和外公见面的次数不多,印象较深的是三年前陪母亲回老家,那也是我第三次见到他。外公是一名退伍军人,或许是我从小就有多军人的梦想,因此对外公的喜爱还多了几分敬佩之情。

外公家的老厝不大,却有一间专门养蚕的屋子。一推开门进去,地上全是雪白的蚕,它们都粘在专门养蚕的木架子上,每天吃着新鲜的桑叶,然后不停地吐白丝,直至身上被缠满厚厚的一层。我以前没见过蚕结茧,于是回老家就整天跟着外公在这间屋子里忙活,听他说养蚕的技巧与趣事。也

是那时我才知道,一到春天,蚕就会破茧成蝶,而它们结出的白色蚕丝可以拿来做成精美的织品。不过外公说这些白蚕丝轻薄易破,收集起来加工时得格外小心细致,一点都马虎不得。

在外公家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总是围着一张小桌子坐着,吃的都是外公的拿手菜,仅是一锅他手工制作的肉丸汤,我就总是吃得亦乐乎。每次汤还烫口,我就迫不及待地舀起来入口,一刻都等不及。吃过了外公做的饭,我才知母亲为何做饭那么好吃,原来是遗传了外公的好手艺。

外公年轻时个头挺高的,虽然年岁渐长后,直挺的背还是弯了不少,但是他的精神一直很好,脸上总是神采奕奕,整个人都充满活力。听母亲说外公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看,看过他写字的人都会拍手叫好。我之前只是耳闻,并未亲眼见过,加上从小就羡慕写字工整的人,难得回趟老家,便缠着外公写一幅字送我。外公问想要写什么字?我却摇了摇头,没了头绪。见我犯难,外公笑说:“要不写你的名字吧。”说完,他便开始磨墨、铺纸、提笔。笔锋苍劲有力,字体气势磅礴,透过纸上的墨迹,我仿佛也看到了

外公年轻时穿着军装意气风发的模样。

可是还没能再多见一面,今年过年时,外公就与世长辞了。回想与他仅有的几次相处,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只可惜这些回忆不会再有更新了,那些珍贵的记忆也只能被存放在我的脑海里。我时常感到遗憾,没能多回去看看外公,哪怕只是待在小屋里和他一起养蚕,或是吃一碗他亲手做的肉丸汤,又或是跟着他学写一幅毛笔字,都是幸福的,只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作者系泉州农业学校食品专业2022级学生)

读书的“苦”与“乐”

□廖泽楷

读书,也是有“乐”的。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以学习为乐的人,面对读书这事,他的心情总是愉悦的。有人说读书苦,但不可否认的是读书时吸取源源不断的知识,会填充空白的大脑,让使受益成长,感到快乐的同时也得到宝贵收获。就像在春秋时期,有军师孙臆,有将军庞统,他们都是苦读兵书,愿以读书为乐,最终都利用自身积累的知识去赢得了胜利。

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这样描写其中的一位主人公:“他整日的待在四厢房里,锁上门谁也不见,只是翻看和钻研那些商人学士经过这个古村所遗留下来的经卷无法自拔,送的饭也不见得吃一两口。”在陈嘉庚传记中曾写道,他年少时寓居于图书馆中,每日只食两个馒头,坐在数学书堆里,一支笔和一本草稿便度过了一整天,还错过了闭馆时间。你看,无论是小说人物,还是爱国华侨,他们的经历中总有废寝忘食学习的一幕,我想这或

许就是“以学习为乐”的真实写照。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给予的乐,往往来自于许多方面,比如跟着书中的文字,能“踏遍”江河湖海,“飞越”各个大洲,“游览”名胜古迹,也可以了解各国的历史,领略各地的风貌,听闻名人轶事。从小说到散文,从古诗到诗歌,从楚辞到元曲,再从中国戏剧到世界歌舞,一本本书中记载的,不仅有诗词歌赋、文学故事,还有美食与美景,更有作者对世界的理解,对文明的追寻以及对事物的感悟,还有他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反思与解读,这些不也都是读书的乐趣所在吗?

读书是苦乐交织的,但书上的知识能带我们去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让我们得以窥探世界,也能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因此我们不该停下读书的脚步,别等书到用时方恨少,而应不畏读书的苦,也享受读书的乐。

(作者系泉州实验中学初三年学生)



尊称

爸爸和儿子外出旅游,在一处孔子的雕塑面前驻足观赏时,儿子好奇地问:“为什么有的古人名字会有一个‘子’字?”爸爸回答说:“因为‘子’这个字是古代人对有学问的人的一种尊称。”儿子恍然大悟,接着问道:“原来如此,那爷爷是大学教授,他姓包,以后是不是可以尊称他为‘包子’?”

狼来了

妈妈给女儿讲“狼来了”的故事。讲完后,妈妈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道理呀?”女儿胸有成竹地回答道:“妈妈,故事告诉我们,羊肉是很好吃的食物。”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打羽毛球

□林思涵

下午,我和爸爸下楼打羽毛球,这是我们每个周末的“固定节目”。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从学习发球、接球到回球,我感觉自己已经熟练掌握了打球技巧。爸爸发的球,我基本都能稳稳接住,并可以反击回去,有时候反而是爸爸接得很吃力。妈妈也常夸我厉害,偶尔还有路人会竖起大拇指,夸奖道:“小小年纪,打得真不错!”我每次一听这话,心里就美滋滋的,还憧憬着哪天能跟球技高超的人过过招。

爸爸建议今天去球场上打球,我心想这不是一样吗?不过一到球场,我就不适应了。因为平时打球没有场地限制,没有出线的概念,这时站在场内,我一下觉得

得场地变小了,球犹如长了翅膀一样,总是飞出界外。爸爸发的球也越来越难接,只见我一个高抛,羽毛球就像箭一般飞到眼前,我还没反应过来,球早已就落地了。“今天的球怎么总跟我作对?”我很气恼,不多时就输了一局。和平时不同,爸爸这次打得很轻松,反而是一局下来,我跑得气喘吁吁。

这三局的三局比拼都以失败为告终,我感到有点气馁,随即把拍子一扔,一屁股坐在地上,嘟起嘴巴开始生闷气。爸爸走过来,我看着他那笑眯眯的样子,生气地问:“你怎么笑话我?”“孩子,输赢乃兵家常事。”听爸爸这么说,我很不服气地反驳道:“可是以前前我每次都能赢,今天却输得那么惨。”

这时候,走过来的妈妈,笑着对我说:“以前是爸爸让你,相当于‘喂球’到你

养植物的乐趣

□洪诗柳

那是我第一次种花。不久前,邻居送了我一把铜钱草的种子。妈妈看着它们不太美观的样子,纳闷地问:“这能种出花吗?”反而是我信心十足,觉得这些种子一定能长出好看的铜钱草。

我从阳台找出一个盆,往里头加点土,然后把种子埋进去,每天按时浇水。仅仅过去一两天,那几颗丑丑的种子竟然发芽了,就像一个机灵鬼从土里探出了小脑袋。我心里一阵欣喜,连忙拿出水壶,小心翼翼地继续浇水,想让发芽的幼苗“喝”够水,能长得更加生机勃勃。果不其然,吸收了充足水分的小芽,很快就长高了,好似在跟我说:“谢谢你提供的养分,我们会努力长大的。”

一天天过去,在我每日不停地浇水照料下,铜钱草的幼芽努力向上生长,它们的茎就像一根根细长的伞柄,持续给叶片输送营养。它们的根则像一个个小钩子,牢牢地扎在土里。最后,这些幼芽竟长成一个个如迷你荷叶的模样,叶片的边沿还分布着一圈小锯齿,看起来的确像古代的钱币。我终于明白它名字的由来,大概就是因为长得像铜钱,才得名“铜钱草”吧。

之后,铜钱草越长越茂盛,很快就将整个花盆占满。我只得将它们转移大泡沫盒



文心初萌

的拍上。你不用跑,就能接到球,所以你打得轻松,爸爸打得辛苦。你看,今天爸爸不顺着你,正常发挥球技,他就打得轻松,你就打得很累。”爸爸在一旁接着补充说:“是啊,其实这跟生活一样,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帮你把一切准备得好好的,你就觉得凡事都不费吹灰之力。但是等你长大了,会发现生活有很多不确定性,就像打羽毛球一样,你无法知道下一个球在哪里,这就需你学会用眼去观察,用脑去判断,用心去应对。”

原来是这样啊,我听了爸爸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心想自己还得下很大的苦功才行啊。“爸爸,我们继续来练球吧,这次也别忘了我。”我拿起球拍,重整旗鼓,决定从今天开始好好跟着爸爸磨炼球技,让自己掌握真正的本领。

(作者系安溪县逸夫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

梧桐树下

□黄梓荣

老家的门前有一棵梧桐树,它的硕大叶子总是堆满树枝,密密麻麻的,煞是好看。

这棵梧桐树也记录了我与阿嬷度过的许多美好时光。过去一到春天,我与阿嬷就会蹲在树下挖土,把经过冬日洗礼的黑土淘出来,作为种花的“肥料”。那时候的我年纪小,还不懂分辨什么才是黑土,总是舞动着铲子,随意将一块块硬土抛进花盆里。阿嬷见了也不阻止,只是偷偷把硬土挑出来,然后教我用黑土做花泥。用水软化的黑土铺在花盆里,然后撒下花种,再覆盖一层薄薄的黑土,最后浇点水,就可以把花盆放回梧桐树下,阿嬷总开玩笑说,梧桐树会帮着照着这些花,小小的我对这话深信不疑,有空就跑去门外,和梧桐树一起“观察”花的长势。

秋高气爽的傍晚,阿嬷有时端出一盆水煮鸡蛋坐在梧桐树下,让我陪着她剥蛋壳。我总是拿起一颗鸡蛋就开始用力抠,到了最后,蛋壳剥掉了,鸡蛋也“伤痕累累”,表面满是小小的指甲印。阿嬷见了先是哈哈大笑,然后便招招手,让我看她示范。只见阿嬷先拿起一颗鸡蛋在凉水里泡一泡,随后捞出来在碗边轻轻一敲,蛋壳就裂开了一条裂缝,再用手一剥,鸡蛋随即脱去外壳,马上露出白胖的身子。我后来学着阿嬷的样子尝试剥蛋壳,很快就轻松去除了鸡蛋的外衣,也没留下难看的指印。看着剥好的鸡蛋,我开心极了,心里仿佛结出无数朵梧桐花,一个个犹如小喇叭,吹响欢快的歌。

迎来深秋,梧桐树的叶子变黄了,秋风一扫,黄叶辞枝,在空中飘转几圈,又纷纷落在地上。枝头渐渐空了,最终只剩下几片黄叶,有气无力地耷拉在枝头。每到这时,阿嬷就招呼我一起去扫落叶,也不丢,而是教我如何用竹扫将枯黄的落叶堆成一座座小山,甚是有趣。

后来冬日的寒风带走了秋日的凉爽,阿嬷也离家去外地照顾小堂弟,无法再陪伴我了。今年入秋时回老家时,陪伴我的也只剩下那棵依然守在家门口的梧桐树。见枯黄的树叶掉落了一地,我像过去那样拿起竹扫把把落叶堆起来,心里也不由得期盼着,等这些落叶在冬日里化作黑土后,来年的春天,阿嬷能回来老家,继续带着我一起在梧桐树下种花、剥鸡蛋,就像小时候一样。

(作者系晋江市江中初中三年学生)



(CFP图)



(CFP图)